

丁玲自述

故乡的故事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死之歌
.....

爱情与革命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胡也频
.....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丁玲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丁玲自述

李 辉
主 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自述/丁玲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5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4023-1

I. 丁... II. 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240 号

丁玲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丛书主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孙红燕 石燕平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 0371-63863551)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7.25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总序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额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目 录

丁
玲
自
述

◎故乡的故事

- 遥远的故事 ····· 2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 6
死之歌 ····· 16

◎爱情与革命

-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 26
胡也频 ····· 44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 51
鲁迅先生于我 ····· 59

◎南京囚居生活

- 魍魉世界 ····· 72

◎到陕北去

- 我怎样来陕北的 ····· 154
回忆宣侠父烈士 ····· 159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 169
“三八”节有感 ····· 180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 184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188

◎风雪人间

- 到北大荒去 ····· 196
“牛棚”小品 ····· 238

◎编后记 李向东 ····· 266

故乡的故事

故乡的故事



遥远的故事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道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

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家人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联系。我虽然姓蒋（后来连蒋也不姓了），同这家人实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常常在填写干部调查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还填上“破落地主”，实际我只能按我母亲的职业填上“自由职业者”。但为了中国历来的习惯，随着父亲，我总是忠实地承认我是属于地主阶级。戴着这顶帽子，为我后来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留下了根据。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蒋光业。慢慢地，这兄弟俩发财了，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很多钱。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子（当官的帽子上的一

我小时在家叫冰之，上学时取名蒋伟，是我母亲给取的。我上中学时自己改为玮。到上海进平民女子学校，用冰之名。废姓引起很多麻烦，只好随便加了一个姓。后来为去上海想当电影演员，改名丁玲，投稿时便又用了它，“丁玲”毫无意思，只是同几个朋友们闭着眼睛在字典上各找一个字作名字。玲字是我瞎摸到的。

丁玲

颗珠子，有红、有白、有蓝，按颜色分官的大小）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一点。我在外几十年，凡遇湘西，特别是澧县、石门、桑植等地的人，常常会问我：“你是蒋光业的第几代？”自然这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年轻人大约知道的就少了。

我是属于蒋光清大房里的，是有名的渥沙溪蒋家。渥沙溪的房子是我老爷爷名下的，后来分给了我的四爷爷和六爷爷。我所能知道的我家里的事，大约就是从我这位老爷爷开始，以前的人，和另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也少。即使有一些琐事轶闻，也联不起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

我老爷爷名叫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他在上海时曾经娶一个上海姑娘，我的七爷爷就是这上海老婆生的。因为她是妾，回安福后，先是瞒着家里另住的，后来才拜祖宗。七爷爷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分家时，分得少。不过据说老爷爷还是悄悄给了他们不少金银财宝。我爷爷蒋圣书算长子，也是做官的。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什么钱财，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他是死在任上的。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才七八岁。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当我父亲十五岁时，就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祖母，还有一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

我父亲自幼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据说蒋家的秀才是不值钱的，因为有钱，安福县每年除正额之外，一定要留两名给蒋家。但我父亲好像是正式的。我见过我母亲保存，现在还留在我手里的，他在十几岁时的作文。还有老师的批点，写得很周正。文章是八股，也都还能自圆其说，我现在读起来，自然嫌厌那种酸溜溜的空话，但一个孩子要每篇文章那样周详，起承转合，反



丁玲的父亲蒋保黔
(1877—1908)。



丁玲的母亲余曼贞
(后改名蒋胜眉，字慕唐，
1878—1953)。

复辩证，也还是下过几天工夫的。秀才，可能就是现在的小学毕业。现在的小学生在知识广阔方面，可能要比一个秀才强，但对历史、语文的结构，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诗、词、歌、赋都能成章，好像还是当年的秀才有点功底。我父亲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满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本来像我们家庭，都是走的当官收租的航道的，也有一少部分人搞

点粮食生意，那都是属于官僚垄断，要有很多的钱和做很大的官。这样我父亲只好靠收租过日子。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股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除了为逐年修缮，供奉祖荣之用，留下一石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

从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遗物，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点才气的人。十几岁时的文章，不必说了。非常使我母亲喜欢的，是两个白瓷茶缸上的刻花与题词，那是我父亲闲来无事，亲手镌刻，拿来作为消遣的。在这上面留下了他的名字：幼岚。还有他从外边买来送给我母亲的一个椭圆形、有把手、用来反手照照脑后的镜子，是琥珀的。形状极为美丽，足见选取人的趣味和欣赏能力。我母亲把她的许多金银首饰，宝贵器皿都卖了，独留下这把镜子，一方面是留作纪念，一方面也是喜欢这一件不只是日用品，而更是一个可喜的艺术品。

父亲的遗物还有一本医书，是对李时珍《本草纲目》应用的经验记载。我父亲从小多病，乡间请医不容易，有点小病，就自己翻书，病

大了，有疑难之处，便把医生请到家里住一阵，整天无事，便同医生探讨研究，并且用书来印证。久病成医，慢慢他就给家里人看病了，慢慢他就给亲戚们看病了，慢慢他又给住得较近的人看病了。后来远近都有人来找他。他是一个很松散的人，但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打轿子去给人看病。开了药方，乡间一时抓不到药，他就自己买，亲手送，后来事多了，他就在附近镇子开了一个中药铺，卖药。熟人也可以用折子去记账，买的越来越少，赊账的越来越多，这些账既不会还，也无法要，那位管药铺工作的先生，弄清楚了这个药铺的前途，总有一天要倒闭的，于是趁早，他把存钱和存药全部拐带走了。我父亲不难受，也不追查，他便只好又同早先一样，在家里多备一点难买的药，以供别人之需。他的这本药书，母亲本来舍不得送人，但我大伯父的大儿子，我的堂兄蒋一卿，他是一个医生，向我母亲要求，我母亲便把这本药书送给他了。后来我母亲常常念及，说应该付印的，那样将更有益于人民。但时间事务，总总拖移，一直也没有拿回来，大哥一死，就算失散了。

我母亲对我父亲印象并不好。她个人从幼就有一些非分的想法，爱读书，爱活动，但在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是无法施展的。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丈夫，但她对他的聪明，还是心服的。当我父亲在世时，我母亲曾患病，请医治疗，毫无效果，后来我父亲为她诊治，一副药，病就有转机了。

一九八一年初于厦门鼓浪屿

我的中学生活的 片断

——给孙女的信

亲爱的小延：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你考取了上海市重点中学，学习好，有上进心，我心里非常喜欢。我现在讲点奶奶上中学的故事给你听。

一九一八年，我满十四岁的那年，小学毕业了。暑假中，我的妈妈亲自送我到桃源县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离常德约九十里，是乘轮船（小火轮）去的。学校校舍很整齐，临沅江，风景很好，运动场也大，我非常高兴。我妈妈住了一天，把我托给学校的一个女管理员（像现在学校里的生活指导员），并且交给她一个金戒指。妈妈说没有钱交保证金（如果我考取了就要交十元保证金，这个保证金要到毕业时才能退还），这个戒指留下，如果我考取了，开学时，妈妈有钱就寄来；如果没有，就请这位女管理员代卖代交；如有多的，就留给我零用。我难受了两天，因为我妈妈只剩我一个女儿，这年春天我弟弟死了，妈妈是很伤心的。我怕她一个人时想我弟弟，心里很难过。但学校里很热闹，我同几十个等待考试的新生同住一个大屋子，所以很快就不那末忧愁了。

住了一个月才考试。在等待考试时，同学们都很用功地准备功课，只有我比较爱玩。我常常在楼上寝室的窗口一站半天，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看沅江上过往的帆船，听船工唱着号子。拉纤的、撑篙的船夫都爱唱，那歌声伴着滔滔的江水和软软的江风飘到窗口，我觉得既神

往，又舒畅。我还喜欢在大运动场上散步。这个运动场周围都是参天大树，运动场的远端还有一个分隔开了的晒衣场，我们洗的衣服也都晒在那里。我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常在这一带，坐在分隔两个场子的短墙上谈天，各人讲各人家乡的故事。有两个溆浦县的年龄较大的同学，因为溆浦县小学的校长向警予同志是我妈妈的好朋友，我们也就好像有点沾亲带故，彼此关切多些。她们常叫住我，要我复习功课，她们说我自信心太强，要小心些，要努力些，并且拿我妈妈的希望来勉励我。这两个同学我至今记得她们，感谢她们对我的好意。其实，我就是自信心很足。因为我从七岁就读书，我妈妈亲自教我读《古文观止》，什么《论语》、《孟子》在十来岁时就读过了。很小的时候，还从我妈妈的口授中背得下几十首唐诗，古典小说也不知看了多少部，比一般同学要懂得多，在小学时，又经常是考头名的。所以我信心十足，不把考试放在心里。又因为我过去生活都只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常常住在家规很严的舅父家里或者同我妈妈住在一个古庙改用的小学校里。现在在一个风景很好，建设在乡间的大学校中，实在觉得自由。同学们又都是沅江上游各县来的人，比较直率开朗，所以我就尽情享受这悠然自得的新生活。

不久就考试了，果然我取得了第一名。同乡，几个常德人的高年生都庆贺我，别的同学也为我高兴。那位管理员给了我三元多钱，叮嘱我不要乱花，说我妈妈生活很艰苦。我拿着这三元多钱（我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想着我们母女困苦的生活，眼眶都红了，我小心地把它放在小木箱子里，用换洗衣服压着，小木箱就放在我的床下。这钱，我一直没有花，在寒假回常德时才用了几角钱做路费。

我在桃源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念了一年书。我在这里是非常快乐的，我是常常受鼓励的学生，我的功课比较全面。我好像什么都爱好，各种功课都得百分，只有语文和写字常常只有八十分。我的同学们的作文为什么比我得分多？因为她们常抄那什么作文范本，所以文章条理好、字句通顺，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我不愿抄书，都是写自己的话，想的东西多，联想丰富，文章则拉杂重叠，因此得分少，也不放在玻璃柜内展览。可是老师总喜欢在我的文章后边加很长很长的批语，这是那些得百分的人所羡慕而且不易得到的。特别是学校的校

1918年夏天，我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的时候，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那时她的名字叫王淑璠。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气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利、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

长，一位姓彭的旧国会议员代课时，常常在我的文章后边写起他的短文来。他分析我的短文，加批，加点，鼓励很多，还经常说我是学校的一颗珍珠，但也总是要说我写得拉杂的原因是太快，字又潦草，要我多用心。他对我的批评，即使到现在我看仍然是有用的。

我喜欢画画。我的每幅画都要放在玻璃柜里的。有些同学常常找我代画，我很愿意，画了一张又一张，而且把每张画画得稍微不同点，好使老师看不出来是出于我的手笔。因此常常玻璃柜里摆的五六张、七八张画，名字虽不同，其实都是我画的。我看到后，心里可得意咧！

我也喜欢唱歌和体育。我们班每天早晚都做点柔软体操，都是我喊口令，有时是别人值班，总也常常托我代喊。开运动会时，也是我带队喊口令。我妈就曾当过体育教员，我对喊口令的事，看得很平常。

算术（现在叫数学）是我最喜欢的课。作文得八十分，我不怎样，但数学如果得了九十八分，我就得流眼泪，恨自己疏忽了。至于其他的功课，那就不花什么脑子，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学期考试，也总是第一名。

那时候的师范学校是政府供给，除了十元保证金以外，一切食宿、书籍纸张都不花钱。学生大半是中产阶级的子女。因为富有的人家，认为女子不需要读书，能找个有钱的丈夫就行。真正贫苦人家又连小学也进不去。这些中产人家的子女，学师范也还是只想有一个出路，可以当小学教员。同学中有发奋的人，但那时所谓人生观、革命等等，头脑里都是没有的。我个人的思想，受我妈的影响，比较复杂一点。对封建社会、旧社会很不满意，有改造旧社会的一些朦胧的想法，但究竟该怎样改、怎样做都是没有一定的道路的。我妈的好朋友向警予路过常德时，就常常住在我妈那里，两个人彻夜深谈，谈论国家大事、社会时事。她常向我妈介绍一些新书、新思想，我妈对她很佩服。因此对我也有影响。我妈常同我讲秋瑾的故事，也讲法兰西革命的女杰罗兰夫人的事迹。所以我常常对旧社会不满，对革命的新社会憧憬。我是一个乐观的孩子，但由于我小时生活太受压迫（我舅舅的家给的），有时我又伤感，常感母女相依为命，孤苦伶仃。我特别对我的婚姻问题不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由外祖母把我订给我表哥，而我却万分不愿在他家做媳妇，苦于无法摆脱。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

中，就像一根刺扎得很深，即使在快乐的时候也会忽然感到。所以我虽读书的成绩很好，但常常要为挣脱这些枷锁而烦心。

正是我这一年的学习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学校卷入这一运动，本科三年级、二年级的同学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天天集合讲时事，宣传爱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到街上游行，在学校讲演，有全校的，也有各班自行组织的。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学生会又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等等。我在夜校里教珠算，因为我年龄最小，学生们都管我叫“崽崽先生”。我们那位当国会议员的校长，很不赞成这些，他有时也在会上讲话，可是都被那时几个长于辩论的同学，如三年级的杨代诚（后来的王一知，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当校长）、二年级的王淑璠（又名王剑虹，曾是瞿秋白的爱人，早死）所驳倒。彭校长看见我这个他最喜欢的学生也跟着她们跑，就对我摇头叹气。可是爱国的热潮，反帝反封建的“逆”流是不可阻挡的，他只有用提前放假劝我们回家的办法来破坏这个运动。学校放假了，年轻的女孩子们回家了，学校里纵留得少数学生，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也就回常德来了。

首先我看到舅父舅母，他们家离码头较近，我妈的学校较远。他们一看见我剪了发，就怒火冲天。我舅父哼了一声：“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我舅妈冷冷地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时我已经不像过去温顺了，我直对我舅父答道：“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又对我舅母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他们夫妇真是气得两个眼睛瞪得很大，不敢打我，只是哼哼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丁玲在家乡湖南常德积极参加游行、讲演、剪辫子等进步活动，并去成人夜校讲课，被学生称为“崽崽先生”。这年丁玲十五岁。

1954年3月，丁玲回湖南常德访问时摄于沅江渡船上。



不已，我就走出他们的家直看我妈去了。

我妈听我说我们学校的各种新鲜事儿。她也告诉我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的各种活动。她除了去年暑假创办的俭德女子小学以外，又在东门外为贫苦女孩办了一个小小的“工读互助团”。学生虽不多（限于校舍），却可以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可以得点工资以辅助家庭。我妈看见我有头脑，功课好，不乱花钱，不爱穿等等，非常喜欢。我看见她热心公益，为公忘私，向往未来，年虽四十出头，一生受尽磨难，却热情洋溢，青春饱满，也感到高兴、放心。这年暑假我们住在我妈的好朋友蒋毅仁家里，过了一个月的舒服日子。

这时我向我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省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个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的活动也很出名。周南女中的校长朱剑凡，是我妈在长沙念书时第一女师的校长。现在周南的管理员陶斯咏是我妈在长沙第一女师的同班同学，也是新学家。这个要求提出来，我妈自然同意，只是这所学校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我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问题，但她考虑后仍然答应了我，并且又亲自送我去长沙。

我们到长沙后，径直到了周南学校，见到了陶斯咏。她是一个极

为热情的阿姨。当天就把我送到寝室，我妈住在她那里。最使我惊奇的是当晚我就进行考试，我是插班生，只有一个人考。主考的是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陈启明，又名陈书农。考试地点就在二年级课堂，考试题目是：试述来考之经过。在一盏煤油罩子灯下，我坐在这边写文章，他坐在那边看报。我根本没有写经过，只写了我对周南女中的希望。我是为求新知识而来，写了我的志愿，要为国家而学习，要寻找救国之路。他当场看了，批准我在二年级学习，并且问了我过去学习的情况。我简直高兴极了，我认定了这是个好老师。当晚我就把这些印象、经过都告诉我妈了。我妈高高兴兴地把我托给陶阿姨，第二天就匆匆忙忙赶回常德，为她的学校开学的事而忙去了。我在周南又学了一年。

我是一个插班生，同学们，她们彼此都是从小学就在一道升上来的，非常熟稔。只有我是一个新来的，又是一个外地来的，没有省城人那样会说，功课也不显得突出，我不为同学们所重视。她们看见我没有辫子，剪了发，还奇怪地问：“啊！你们桃源第二女师也有剪发的呀！”好像这种新现象，只有省城的人才能有。我的同班中只有两个剪了发的，那些能言善道的人却仍然把辫子盘在头上。最使我讨厌的人是数学老师，据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但他对待学生不公平，怕硬欺软。我是一个新生，他不特不照顾，反而先是诧异，好像哪里来了一个“丑小鸭”，后是歧视，对我冷淡极了。我也就不大理他，常常在上课时看小说，他发现后，狠狠地批评我，我就装没听见。因此我一时在这里很不得意。只有语文老师对我很好，他要我去他宿舍，我便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他。他说我那篇把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好，说我有《红楼梦》的笔法，问我要不要借书看，他说他的书架里的书都可以借给我读。我看了他书架上的文学书、古典小说，都是我看过了的。只有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未读，我就借了这一本。他惊奇我读书之多，便劝我道：“你可以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这样你的文章将会比较雄浑。”因此我后来又向他借了这两本书。可惜我那时年幼，对这两本书还不能理解，没有看完又退还给他了。我却常常读他画了红圈圈的一些报头文章和消息，这都是外边和省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

丁玲，她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兴会，作家离不开时代。

孙犁